

写意沧海气吞山

——北京养怡园泼墨记

□ 杨府

养怡园在北京西苑饭店内西南隅，别辟为苑，约两亩许。园门乃一楼阁式建筑，雕甍画栋，盎然式古，堂皇甚矣。楣书“养怡园”三字，乃为清皇裔爱新觉罗氏溥某所书，盖因落款日久而漫漶，尚未能辨识其全耳，唯猜之度之。

一齐腰玄色铁栅栏横而为围，与隔内外。槛外烟火繁华，槛内若清幽洞府。中启铁门，恒虚其扃固。推门即一曲折长廊，呈“3”字型，红柱绿瓦，逶迤覆压。环廊植古木杂卉，竹林山石，宕然入目。初入，与门正面相直，乃一园，遍植花木竹树，亦有葳蕤之草发伏于地；中筑一双亭，迴廊四绕，衬以竹林，景似绿瀑。亭前置一竖石，亭右数步，乃以鹅卵石铺一甬道，林篁蒙密。至则始察之，又一歇山亭藏于高树竹筴之间，额题“养怡亭”，非履及不得见。柱刻一联云：一片闲心对水云，四时逸兴看花木。庶几写尽园中之胜也。

也。

入廊数步，有高垣为阻，廊乃依垣而曲，其右偏窄。因借地理之便，隙多植竹，茂然为簇。数步外，又现一拐角，复借其势，置二陶制花瓶，甚巨，雕镂绮丽，尽皆古风之大观；镂福寿文字，刻绣花虫鸟，绘才子佳人，黄昏柳下。

廊尽，其右高垣之背，豁然又一园也。廊分势其左右，两园合而观之，则极肖一“卩”字。甚纵广，度其界，与整栋楼等长而有余。有古树数十株，森然成荫，皆两汉子搂抱粗。上挂名牌，曰白腊树，曰广玉兰，曰枫杨，曰国槐，皆百年以上。树下植兰数畦，幽香暗逸。一曲径通月门，而其旁，又筑一亭，式若官轿然，与双亭相对。藤萝绕高树，亦施于其顶，苔痕苍然，似久未除。鸟觅食于花圃草间，人至而不惊。

此园也，非广非狭，目履适有及处，恰到好处。东西园各撮土为筑亭榭，明二暗一。檐角翕张，或为收四时之胜概也。树适植有其行，石适置有其位。花树竞美，萝蔓缘木而攀，雀鸟不

恋常枝，其鸣亦带花香，最是清幽。隔了尘嚣，正宜读书作画向学。此园之为佳构也，美在扰攘尘中，而独有象外之态、出尘之境。可以坐忘栏楯，冥然兀想于亭下；可以蒔花弄草，仰观树杪之风流幻云；可以隐于竹林，诵读圣贤之诗赋华章；亦可以于雨中雪时，凭轩痴望众鸟之相鸣而跃如也……

此园名甚著矣，不独风物之美，亦多涉名人政要之史实，因而益增其辉。而其来有自，尤为久也，殆可溯及明清。初为明某公公别院；清再有王公袭之；民国辟为公廨。往事亦已，数语之间，倏已五百年矣！今其园林规制，乃数度重构，或愈于昔者也。前朝遗踪，寻之已无，而山河壮色，在在不改，唯其名犹存。以是知尘烟世界，物阜与与，沧溟岁月，其物有长存，而人事已邈，百年或为过客矣。是以，物不必非为我有，若清风明月，见过既已有幸。若能得之于心者，则幸之幸矣！令狐拂晓先生之画室，即居此间焉。三层楼宇，巍然壮矣！其画室在其顶，半为是也。萧然之壁，裱之以所绘。

画象布色，构兹云岭，或大山大水，或高竹枯荷……是写自然之性，亦写画人之心。东晋宗炳《画山水序》云：“且夫昆仑山之大，瞳子之小，迫目以寸，则其形莫睹，迥以数里，则可围于寸眸。诚由去之稍阔，则其见弥小。今张绢素以远暎，则昆、闽之形，可围于方寸之内。竖划三寸，当千仞之高；横墨数尺，体百里之迥。是以观画图者，徒患类之不巧，不以制小而累其似，此自然之势。如是，则嵩、华之秀，玄牝之灵，皆可得之于图矣。”不出户牖，而烟岩在袖，如何不畅神耶？壁为之而生辉，友闻之以踵门。居常品茗会友，纵笔云外，先生真幸人也！东坡先生云：“江山风月，本无常主，闲者便是主人。”令狐先生之谓也。

凡客来，赏其园，观其画，与之谈，皆叹羨。先生为人倜傥，有豪迈气，且胸藏丘壑，往往纵笔，不遗一客。宾客日日往来，悉京城名士。皆发浩歌，徘徊不去。吾尝数至其画室，观其作骀荡云山，写意沧海，常常陶醉其中，不酒而醉。

